

廬陵楊萬里廷秀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曾祖  
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  
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  
言毅且賢推為師其行乃房郡甚遠也不立名號亦

不爲人

國初乃歸來

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爲江南

發運使語在國史爲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  
莫考相傳來彭城上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  
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博以文章魁忌科群兄弟策  
進士者六人慧名者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  
鎮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時尚少盡得兄  
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是爲劉鎮臣之弟

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承事公避地適與二盜遇先

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橫一杖以送之盜有牽小留  
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所稱孝足以感  
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現先生之事未知古人何如  
且

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荐名皆首送十七年再  
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流民殍其語痛刺骨  
考官不樂降在第四名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

司參軍兼攝錄事參軍有野人為傭保于大姓者父  
病謁至歸省主人不可野夫遂去主人以盜告官獄  
具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  
岳民呼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謬月奪諸將俸  
一半先生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  
惶惧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庸不在我  
亟發帑取給當是特微先生几無岳州辭滿陞秩左  
從政卽永州：學政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  
而傷既受代先生未瘳州家懼其客間貧病以拊它  
職廩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時所受歸之官為錢  
二十萬太守左史三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如  
劉世臣 不有焉可也以荐省改秩左宣教卽知  
贛州雩都縣贛俗標且相訐先生至曰民無窳良也  
洲慝者政耳邑之大馭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  
守令瞪視莫敢拊其角牙一日從惡少推小民于市  
先生曰是敢命尔擒之吏素畏二民疑莫先往先生

罷一吏乃能寔之獄抵死寔吏人士為之游說先生  
卒不奪曰吾非 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  
以獻羨餘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士田瘠而賦歛重  
耳將焉取余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謾之守不  
聽謾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愧乃作詩以遺先生  
先生謝而郡丞亦謝先生之政主之以不猛繼之以  
不懈徃々日晚而進晨食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  
者為之勾祠祿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  
也皆走送先生遺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  
十有八終于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  
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 率也至是遺命子弟曰  
喪祭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  
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  
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錄事參軍實依格非  
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  
承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

不食之無白承事公曰安世仁山責願大人無所為  
受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嘗計吾先君今日之事  
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貨財秋毫無所分教諸猶子待  
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  
有富貧慧愚不同先生一統訓導人自以為得先  
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  
生之學不為空言其原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  
之外不論也故其文与其人背肖焉然策第之日先  
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夥應書之歲率以期功之喪  
而不得成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遲用之不  
狹其功用豈小哉先生任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  
之四子以文相高先生曰吾不為貧矣先生之在永  
州讀予郡豆故叔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  
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不可也是時丞相魏  
國張公謫居于永每稱重先生曰寔學之士張公再  
相萬里見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

未及等以說去先生尋亦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  
用者不必如先生天下以是惜先生：：不自惜也  
萬里乃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久及某丞  
零陵縣侍先生更未盡一歲萬里復得就先生而卒  
業先生之喪也萬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郎服  
友之服又見澹庵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  
服師之服万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与先生之子去  
非謀請銘于名天下之能文詞者去非曰先生行狀  
子當作万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叙以于  
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戶陵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  
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曾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勳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

公胡公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夫狀而沒贈承務郎父勳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曾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歲封孺人去太中氣愴慨以試有司无遇郡棄去自幼超詣絕世強于記覽有寶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信年二十八大學試文淨不加點博士驚異

建炎二十

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媚有直者竟第三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 昭慈聖獻皇太后避狄于虔州狄踵至公哀眊為兵与皇非士奏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遏其衝虜進論功轉承直郎权吉州軍事判官時群盜四起守臣張中彥檄公督別將趙之儀捕之 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

漢書與通明時道遠者其禁之於天下中受除秦  
與元遂山居士鑄無精舍三日之洞岩從名儒蕭楚  
讀書力學冥求治亂安危根柢或勉之仕不谷 紹  
興五年忠獻親國張公浚都督諸路兵辟公提舉荆  
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故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司幹辦公事多赴都堂嘗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  
古正直言極諫科荐賜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  
復起及營田事

上曰營田孰 對曰田制魏矣三代曰井春秋之晉  
曰爰秦之商君曰韓漢之晁錯曰比趙過曰代先國  
曰營 宗用耿望之計于是乎治比田 仁宗用歐  
陽修之議于是乎建營田無弊法有弊吏今募民營  
田官給之牛具貸之種矣 然湖之南土牛之所  
生市之以出鄉則无金牛降之嘉種官有其費強之  
於吏手則無寔惠

上曰善當改之改通直卽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十一



臣等相與會決策蓋合人王三會請致虜使次爲詔  
及責之異言中外河之公怒氣對當其畧曰臣  
謹按三會本一狗取心一方王無賴宰相无恥舉以  
使虜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且  
欲劉豫我也豫臣親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憲梓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  
不遠偷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  
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 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  
天下以 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下  
屈膝則庙社尽汙夷狄赤子盡爲左袵官屬盡爲陪  
臣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劉豫我哉夫三尺童  
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々天  
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爲  
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安故以來主和議者誰

不以爲時

陛下然而卒無一語是實之情爲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志國大仇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滕一岳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尽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襄陽敗之淮上敗之渦口敗之淮陰校之朔海之危已萬矣儻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索矣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爲書以告諸將廣其志也其書曰書成武軍別官  
言於天子丞相曰以爲實公曰居膝謂和知廟堂  
無任之元氣張膽言喜進道經遠之有人又曰知  
無不言願請一方之劍不遇或去聊乘下澤之車陳  
坐是謂知袁州文選與死焉二十一年御史中丞羅汝  
經與公以奏議於陰名諱新州同郡王建珪以詩  
贈公有疾見不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爲  
其言諷之曰王生取長州新州太守張棟告公誅上  
吉再謫陽州軍時有觀察 某上書乞待公行不  
報張棟擇一牙校游崇者送公至半途臨大江崇拔  
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求詩謂送某至吉陽者賞尔  
不受賞乎崇乃笑而止至朱崖或願公以有後命家  
人爲慟公方著書乃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  
凡經垓治皆爲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  
之行及仕于朝乃請廣西 至禮部者乞不限年与  
推恩自是仕者相踵聞母魯之喪一慟几絕勺飲溢

宋一日不歌醫藥白是奇也海先是擢大書丞相  
趙公果奏政事公先及公姓名二格天閣孟晉者爭  
以公為樞監察御史田如璽獻書乞斬公檜抵之地  
先生移書于公再啟借耳武 運通判方疇以致書  
議相遂下若靈二十六年擢平公量移衡州三十一  
年正月公與忠獻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  
衡造馬館于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秦太師黷病  
二十五年成統邦斷一人耳今 上即位首復公官  
除知饒州召至 行在所即日賜對 上溫顏曰  
以聞卿直諫公首論為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修  
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規彙持其表  
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有曰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  
于御坐之前庶幾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  
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史奏事請令直前  
不必預曰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

漢高祖五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秦圖恢復計侍  
御史王十朋力贊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人克  
復宿州以大將李显忠欲其 金帛且與印宏淵私  
憤復於敗虜 上憂甚十朋亦自劾 上愈怒公  
言近者淮上之衄盖天以是勵  
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  
小衄自沮蒐乘補卒期于身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  
罰斷決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享賂權貴游說自解  
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乱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忽兼

遂正  
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秦圖恢復計侍  
御史王十朋力贊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人克  
復宿州以大將李显忠欲其 金帛且與印宏淵私  
憤復於敗虜 上憂甚十朋亦自劾 上愈怒公  
言近者淮上之衄盖天以是勵  
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  
小衄自沮蒐乘補卒期于身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  
罰斷決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享賂權貴游說自解  
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乱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忽兼

史記及司史院編修官因讀史記進序篇其畧曰君  
以元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循  
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假人七月 上  
以星隕星變詔問閣政公請勿邀福于佛老之教而  
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戒監司守令有貪殘者必罰是  
應天以寔公論納諫曰今 朝廷之士以籍默為  
賢容悅為忠道相傳近日臺論事 朝廷謂之  
賣直臣未知信否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而德  
宗猜忌謂姜公輔為賣直此言一出則忠臣結舌至  
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願 陛下以德宗  
為戒以 太祖皇帝欲拜昌言為法 上曰非卿  
不聞此九月金人更求成大臣欲從之公奏曰虜知  
陛下銳意興復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  
臣願見前車之覆益修守備益張我軍 上曰朕  
有二說斷然不移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  
則夷夏名分決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乃對曰

聖人三言如此言愛親書所行之以不憚絕口不言  
知三言二言知之三如此然吾喜兼叔中書舍人公  
選于古史馬驥

上曰無以易卿又言恐駁書不務任 上曰責當  
以理遂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旨以中人李綿等常  
與參軍持无誤各進名一列公不奉 詔綿等泣

訐 上曰胡銍不肯經筵講禮書至愛而知其惡  
曾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棄之勿疑憎而知  
其善必任之不貳上稱善 聖壽明慈皇后改稱

教旨為聖公言易曰大哉乾至哉坤蓋天地之位不  
可並故以大哉至哉為別 陛下雖奉親盡孝而

光堯與 壽聖難于並稱 聖旨 上嘉納謂樞

密洪遵曰奉親之過 朕當自受張杖召對賜三品  
服公言君子愛人以德今賜杖服庫非愛之以德也

其父浚決不肯使人輕受杖亦有守決不肯輕妄而  
受恐或議浚非全浚也十一月 上以和戎之





卷之八

陛下之業公之節三之節 一曰善知直諫四海

莫不明不可言去且留經是言無入心皆以告朕公

言晉書道之天有後文者之三三之父母國初璘遇友

二三三殺之而自言鞠之學矣 太祖壯而釋之

臣願陛下堅復仇之志以不忘 太祖之訓上有

講筵謂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服而因及此曰文士

如黃庭堅蘇軾者誰與對曰未見其人詩人如張耒

陳師道者誰與對曰 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忠

皆宗師道者 上曰如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

廣訪其人退而乃荐王廷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

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

朝 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

河南來奔未几而陷臺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

來降未几而為中國患今虜中三大將內附高其爵

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臣竊維心三為力在後漢世有願力任以兵柄其  
後二帝意更起過以能後世皆有國學士獻言閣下  
三月得國陳公唐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七人二年  
八月  
上以災異教見避殿減膳詔廷臣各陳闕政而及急  
務公言為有九年之水而國無備瘠備其先具也今  
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浮殍矣因無備甚願詔遣  
水之害博施振恤使民被寔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  
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謂令之缺失孰有大于和議  
者因極陳和議可痛哭者十上太息公言自靖康  
至今凡四十年虜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  
聞道路之言虜緩我以和寔潛師以伺我或言多  
作戈船由海道以進或言寔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  
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名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讀室  
訓至食訖習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難以信結願

陸一語二此言一曰文之不可偏廢又讀真宗願  
在真宗司問地三之能信其言 朕守一二聖基業  
亦猶地之守也曰公奏曰臣知此云積累如登天覆  
豈如浮毛祖宗基業誠不易也 上稱善公言側聞  
書人欲言謾欲謾詩禮有二增損議者謂末節不必  
較三篇以謾者亦可斬也四如多壘卿大夫辱之楚  
子問鼎義士耻之故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  
賈言二与多壘孰辱國號大小与問鼎輕重孰耻獻  
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爭于君父屈已從之是多  
壘不足辱問鼎不足耻獻納亦不足爭也臣願絕和  
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婦人臣謂今日 舉朝  
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邊鄙有警 詔改北郊用  
來年正陽之月大雪之辰 舉祭禮經及 國朝  
故事陳不可者一宰相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  
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于是大官皆不  
悅遂除措置浙西道淮東海使詔趙行以二為期公

聖學公曰三類

陛下先施和議。一曰要盡去在我者時金寇入境  
疑入。萬言動輦戲下自維陽海陵連數郡望風棄  
城高郵太守陳敏與虜相拒與譙陽湖水軍帥李室  
之江陰詔賢調陳州師又扼守要言白海。公使公  
檄室發兵。援敏室不行公美曰臣受 詔令范榮  
備淮李室備江緩急則更相緩今室逗遛違 詔坐  
視敏之孤臣恐謝陽失守則大勢去矣 上以命  
室公又移書切責之室乃發兵渡淮與敏相犄角虜  
一夕退時天雪大河冰尽合舟車不能進公先使軍  
槌冰士皆奮尋詔罷兵而時相亦斥死除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公加集英殿脩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  
郡邑害民之大者三  
上曰每思卿直諫朕恢復之志已決今虜中土木不  
思旱乾相仍机不可失對曰  
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書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

聖道原為中觀 二司以民之不易少須又曰

左是人之高為物不可去一曰秘書郎張洙對選德

上曰教不說道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官現

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

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曹

陛下之意端在於是 上稱善除杖工部侍郎以

修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 上曰屬已得契丹要

領現卿 扶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迹今

陛下富有四海而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乃者乙酉之歲修門之

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

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脩尋工部為真公辭焉

詔曰汝黜在漢謀寢淮南隨會任晉盜秦奔境卿其

奚辭賜對不金帝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今

參政周公必大視草以 御札歸公今藏于家公

嘗燕見言初元經筵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

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請  
諫人主之高致 陛下曰登大位虛懷受言中外  
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光武之殺劉伯終之寔難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  
智畧吏能各二人公以張敦 昌永周必達李葵劉  
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葵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  
等三求去 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與  
外祠辭行言于 上曰願 陛下規恢遠圖任賢  
除邪理財訓兵懋寡孤然後布告中外必報國仇

必端 控宮必復故疆以報 太上付托上曰朕  
志也又問卿何往瑞對曰直道天犀帶又曰臣  
在廣海無所用心安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

上曰卿可進未既瑞 詔超之遂進表易春秋周  
禮記解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卽降龍圖閣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有身陷東海獨仲連不欲  
帝奏名重泰山惟相如能強趙之語

光堯天聖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卽進封開國伯益  
邑三百戶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明  
堂合祭禮成復增戶三百寔封一百戶 淳熙六

年十一月召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公  
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遂稱篤  
且極陳時病五事 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  
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  
命諸子口授遺表有死為鬼以厲賊語之來聞特贈  
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于是歲十月丙午葬



子美與之... 明德文極... 中書云

皇太后以言... 生其心公以... 隆興皇 后公

已使海道日... 一晦遽于礼... 為錢一切刻... 耆老不 貧賤

申且睦族篤... 嘗名其室曰... 庵老人云 公

論國事勁氣... 汲不式大節... 細行新 勳容

出詞見者起... 敬長

身玉立望之山如印之春如其為文章駁奔軋忽幽  
紛膠鬲隱秩可字旁樞遠初佑之者口呿語唯徐然  
其纏理順脉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婉高  
麗况中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直歸

上規顏蔡

鉄屈君出有其作人較不重向一製十稔而豆區飢  
民官檢道單退省其橐屨空不贏惟太中公不貨於  
番繫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既逝公子其子歲在癸  
巳浦以公任孝友惟祇忠義惟幹茂碩大豈一朝  
夕公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  
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  
筵二禮議義一卷奏議六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渚  
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泚人先公卒中散大夫荆湖  
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也子男五人泳承務郎監  
江東淮泗提領軍馬錢糧听太平惠民局兼行宮雜  
賣湯 淳熙二年卒于官參政周公哀而銘之泚承  
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浹浹荐皆承務郎冲未命女五人

道西昌嚴萬全福唐葉昌河上饒方自厚承務郎贛  
州興國縣丞三宗孟將仕郎王臧孫男六人槩樂程  
我執摺女四人長曰相孫六余皆幼萬里與公同郡  
嘗從學公將窺萬里以繫嶺表不得築室于澣場  
走書二千里以公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  
言行 万里論次將乞銘于參政周公万里敬慟典  
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  
行狀

曾祖亨故不仕

祖中謹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乂字希稷裔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亂徙居  
陵故今為吉州吉水人 世以儒學相承宣義府君

登進士第初命長安典務天祐更而早世後以公追  
封宣義節公其五子也父歿之五月始生未冠而妣  
陳夫人即世兄弟相為命公天性孫悌視兄猶父嘗  
揭其所居之堂曰善鄂仲氏沒公時賓貢入京聞訃  
慟絕太學七年苦心嗜學言行忠信必以古人自勵  
檢為魁甲而趨漂陽欲屠之以掠其金帛公即帥  
民兵逆之論民出財募士殺敵者賞一戰賊殲為邑  
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公議當公悉惟遠條在  
任三年盜不入境 建炎三年十月當受代九月除  
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大將除  
杜充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兵隸焉是時賊李成剽江  
北瀕江守備十二月充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遇  
金虜大至與成合我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冢  
渡充出兵擾戰不利兵潰夜南卬州以入虜進營于  
南門外鉄佛寺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守城公信其  
言明充日悉師出下水門棄舟以遁 金陵空無宗

構知軍府事陳邦光無法不之顧是日父老驚懼擁  
邦光出城迎拜虜前亦強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  
我豈為降虜者赴欲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以  
下皆拜頌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  
瞑眩疾虜首曰四太子者乃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  
勸降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  
者有兄垂老分祿寡嫂孤侄遠到就養五子尚幼  
一女未嫁今去鄉千里妻孥皆無所依托心寧不念  
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何為公曰茲人之常情  
吾獨無精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費辭明  
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軍府號張太師者及前知軍  
府事陳邦光召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  
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  
我豈易生与犬豕均飽者流血被面憤不蘇者久之  
左右掖之出虜酋大怒幽之他室明日邦光諸役出  
諭使降乃釋幽使之邦光降階語曰事因無可奈何

願少司意毋為笑死無益也公瞋目曰亦以從臣守  
謹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大辱苟生復几何時使人  
人交

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明續之者取幅紙書死活二  
字以示之曰汝無多言忠子 趙氏即書死字下婦  
書活字下公起取筆徑書死字下虜首大怒復囚之  
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 趙氏鬼不為他邦

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詰問公意如  
何答曰直不能降虜尔四太子大怒公乃大罵曰我  
食 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 天子乃使

我家從汝 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剷  
汝頭吾豈為死怖耶遂裂布禡衣以祈速死虜見所  
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寔  
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公享年四十有四先  
娶傅氏生女一人後娶魯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  
文詩文月卿月卿登天時振文總十歲之女後歸新

冷進士陳敦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于朝

天子愍恤加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 詔廟祀于

建康府 紹興元年冬知軍府葉夢得復請于朝

以公大節罕 褒表未稱宜加秩賜謚錫廟號葬以

禮二年三月

詔復贈公朝奉大夫謚忠襄廟曰褒忠仍付其事史

官命有司改葬三月甲辰夢得奉 天子命率官

屬啓公殯具衾棺槨葬于廟之上東南隅之山五

年十一月

朝廷以公幼未任即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廩其家七

年四月駕幸建康大臣復以為請光堯曰顏真卿異

代忠臣 朕昨猶官其裔楊邦 為朕死節可不厚

褒加贈徽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銀兩疋絹各百

復官其一子昭文昭文孫子孺文以根托孤之恩杜

克之遁也或告公盡去之公曰吾 苟去城誰与

守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民惟一子不可無炊火

乃命其猶子彌又御其母以爲深陽而勵其子明日  
誠失守去云公神也明秀長身立見者畏愛居無事  
時溫良息和與物無忤及遇事決疆毅萬夫不能奪  
也其德行循於家稱於鄉信于友為郡學宮教于  
弟子負為縣大夫思迨於百姓至于以身殉國立天  
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也然故天  
子褒之曰緯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紹  
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逆亮踰盟犯邊入淮南至江北  
建康震擾人皆禱于公而楚巫占之曰告秋至其俎  
狄旅其適大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十二月  
甯退光堯提師江左父老杜彥誠輩數十百人  
述其事遮駕以聞有旨下江東帥漕司驗問  
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昭文蔚文祿尚不及願官  
之以勸忠義會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  
官蔚文公後以振文陞朝四至贈中大夫公之被害  
也有平子曰陳大伯者常從公為僮至公被囚陳在



勞又有主者曰賈三郎者武勇絕人時號為賈山砦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于薪以入關人索之事覺虜磔其父子于市朝廷既褒公之忠烈二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階邦人肖其像於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狀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萬里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五月門人 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

曾祖傳故泉州晉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實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建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游縣某鄉某里

公諱顯字子昂其先楚之沔也春秋時尹將中軍其  
後諸梁改封葉子孫因以為姓世傳三國吳都尉雄  
五代漢衛州刺史仁魯皆其後也自黃巢亂中原  
士人避地南遷葉氏仕于錢因居焉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黎象入覲四年始割仙  
游莆田府興化軍公今為仙游為五世祖業隨侯進  
來朝授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卿少卿  
公三子皆以學行稱高祖都公官賓其季也登

景德二年第 宋興仙游擢第自公始終官屯田

都官二員外郎蔡忠襄寔誌其墓二子曰任曰傳任  
以父引年得官傳 景祐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校  
書郎泉州晉江縣尉蓋公之曾祖也累贈少保少保  
公娶黃工部之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夫人年二  
十四守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聘明師教子讀書蔡公  
又為作賢母傳記是公之祖室臣以累舉授保州文  
學累贈少保父 晦迹仕不贈少師妃郭氏累贈瀛

國夫人公先於元符之異辰方禘時見輩群嬉公獨  
危坐講誦弱冠與伯氏覲俱入京師試太學秋賦俱  
荐名適金虜犯順

朝廷設武藝謀畧等科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從  
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公徒步南歸  
壬子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州南隆主  
簿兼攝尉有商私載盜二兵監向官獲之以授公使  
白府以幸賞公曰仕途發軔如作室之虞柱一不  
正室隨以欹欺以倖得是曰正乎盜發府檄尉與地  
檢同掩捕巡檢獲盜十餘人盡歸其勞于公白府  
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大罪也某  
不忍為府帥侍制曾開大喜曰仕不求通勞而能遜  
退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  
部使者荐于朝循從事郎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族狼而喜訟或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  
屬公原情諏倖必得平亭旁郡民聞之有訴于漕

臺者輒請以屬葉榦云建之兩稅每稅官受賦納遠  
民或運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過歛其估  
官民交病公適司納為主法革之先是市人代送者  
新幕帟持白金以供帳司納之官公悉却之用荐之  
改宣教郎調泉州晉江丞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除  
知信州貴溪縣時

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議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  
等定田稅公獨謂三等不足以定高下乃定為九等  
郡守大喜且令信之六邑皆式貴溪云又 詔行

卿飲酒是礼以廢縣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獻  
酬少長有序得三代遺意公家蓄以酒鍾以瑠璃為  
之蓋異寶也自工世歲之二百年矣公自貴溪命匠  
以金飾之手觸而毀匠惧將赴井公咲曰器之成壞  
數也汝誤尔慰諭而遣之更未盡三月民有以魔惑  
衆者因聚為盜一日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巡檢將兵  
拒之羸糧修器自將射士七十人繼之二若兵見賊

衆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駐營  
山趾而植幟山顛日已晚賊且至與公對壘公夜潛  
使人于賊營某所謀從火約其衆曰火舉則亂射賊  
壘適五更西風急火四起箭發如雨賊驚亂偶一集  
魁箭貫其腕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之賊死傷甚衆  
餘皆潰逃入弋陽公引兵歸七十人無一人傷者知  
紹興府上虞縣歲適大飢公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  
之粟不報公即發廩鄰邑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  
必令民自推貸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寔應  
無欺隱者賦民必為文嘗各書其數與之期使民  
自持文書與戶租至庭尉公親視其入給之質劑皆  
使之明年府易帥屬縣趨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邑  
今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諸令唯公獨進曰上  
虞小邑往歲無秋今麥秋可望願少紓其期帥怒及  
麥大熟公為書約民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及今諸  
邑最帥大喜時秦檜當國教興大獄已除異已參政

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州縣逢其意爭彌藉之  
上寔李之故居在焉公与李公一日雅因郡農過其  
門謂其子弟人為危難之府帥曹深檜上客也嘗檄  
尉冀滂求李陰事滂以問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  
非為李寔為君秩滿造朝詠請為戶部侍郎許荐于  
檜公固辭未几檜死其黨皆竄嶺海公謂弟曰使我  
受曹荐今与同禍矣礼部侍郎賀允中以端方有守  
靜退無求荐公于朝召見公首論國仇未報陵寢未  
還中原士民日夜念奎輿之返願乃尚胡服習夷樂  
非孟子用夏蠻夷之意也其語且直高祖皇帝嘉  
納越三日除將作監主簿迁司農寺丞公在朝三年  
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王淪知公恬退而未  
知其德性欲試一事一日官告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  
公請寬其慢藏之罪于是淪大喜謂其客曰葉守承  
介通嚴而恕真重器也未几公求補外除知慶州括  
蒼小國也地瘠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

因充足有寺田令授光祿美祿百萬公詰縣錢何自  
而得耶且以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倉人也  
其克犯禁其家奴屠酷不逞公繩以法思退不悅于  
是常州通

朝廷綿錢四十餘萬太守坐免繼者以憂死士大夫  
無肯往者思退移公之常州公至毘陵帑庫赤官  
吏無俸七閱月矣公寃利病定規畫責罅漏郡計遂

裕虜豪犯邊 高宗車駕視師建康道毘陵公以  
取賜對以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以擇將相張浚  
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

陛下也臣聞自逆亮死虜軍三十餘萬北歸帖然而  
無異變是虜未可輕也且虜之初退餘兵僅三千人  
在瀝陽李侁擁萬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也臣謂  
今日爭言進取 陛下宜容之公初至毘陵無期  
月之儲一 之後乃餘緡錢二十萬上佐勸公曰某  
使者獻錢若干某守獻錢若干皆賞公何不賞公曰



其平生惡人獻美餘非重任則橫歛是皆民之膏血也其之所積皆出于權酷之贏然者以利易賞其寔耻之轉運副使林安宅提點刑獄王耀疾公不附已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公聞之力丐祠官于朝未幾耀果劾奏常州事坐不寔免官而公以尚書郎召未至除右司郎中時孝宗皇帝初即位欲請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首膺是選者余時言為檢正馬祺林安宅為左司費行之與公為右司郎中詔求直言公上封事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而害一人時趙某為台州云迂左司未几叔給事中公右臂微痛求補外適湯思退再相公遂申前請思退曰公之求去無乃以其之在位乎既而思退啟擬除公戶部侍郎至于再三一日帝召諫官曰葉某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陳其思退移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宅王耀中傷事及思退再至

公不自安屢求補外意 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  
朕無以知此人越異日除吏部侍郎兼叔給事中時  
乃 隆興二年八月也又三日復以公權本曹尚  
書四選之三志歸鈴綜吏抱文書旁干相屬頃吏即  
竟時七司弊事不去公乃 上疏曰選部之所以弊  
者蓋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知吏出入條例不知  
吏歲月久遠不知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所由出也  
今乃使之入鈴曹之門則典吏為市出鈴曹之門則  
典吏為士可不思革之乎一曰隱占闕員之弊二曰  
引例異同之弊三曰摭摘小節之弊三者革則弊矣  
公乃与郎官編刻七司條例為  
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帝覽之御筆褒  
表令刻板頒下公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  
人情則公否則私今吏部之弊莫重于行路蓋 有  
失其意者不可不改也如今甲受賤有取予同罪之  
法今請勿罪与者而止罪取者如任 有用堂除賞

典而陸名塵鈐試人之法合請乞陞以優中鈐之士  
有未鈐試者今請中書不許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  
請雖宰相亦不許移貶 帝遂立為定制皇兄居  
廣請以初開府儀同三司應得父屬占射差遣例畀  
若純公爭之曰若啓一若純則百若純至矣

帝從之於是始有大用公之意時洪适鑿書樞密院  
其三世兄贈東官三師又請于 覃息二官貶高祖  
父母且援李昉等故事

詔已听諸公言遣秩高祖禮經所無也為人臣者官  
至執政封及三世恩至渥矣唐臣謂追贈出于洪恩  
非由臣子之求斯言當矣 國朝會要上載李昉請  
以郊禮覃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藉國恩乞回贈  
此父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貶 高祖父母者  
願循禮經改成命 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  
夫之改秩者請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  
人謂渡江以來銓選平允非晏典業乾道元年七月

晦前三日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它日 帝曰  
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徧覽之又問卿當  
官以何為先對曰

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條盡之矣此萬世子孫之法  
然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黨服  
不畏強禦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而以之坐廟堂則  
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赴鼎鑊而不以為懼公  
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捨之而安者 帝曰卿  
宜無忘此二字公因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倚衡竊聞 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戲之樂  
有如馬驚為之奈何臣竊為 聖躬憂之 帝

曰朕無它但欲不忘鞍馬耳後五日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越二日兼樞密院事戶部侍郎秋  
安宅請兩淮行鉄錢 帝以問公，力言其不可  
安宅以此大与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叅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院公入謝 帝謂公曰朕聞卿等

每事必有條理堂吏不能為奸公曰臣安敢必其不為奸惟每事必經意乃付吏庶叔在臣等則不在吏爾時臣下收邦上章為之白劄子 帝嘗下之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顯其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則白劄子安用

帝乃問曰朕欲用魏杞何如公曰古人有曰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興化自度矣間常有詔諭米二萬

石佐福州軍食謂之 至是四十年民猶病之守臣張允弼書極言其為害公言于 帝歲檢其半

後盡除之 乾道二年春 帝臨軒策士及唱第

一人乃趙汝愚公進曰宗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相洪适曰此寔 陛下作成之效自嘉上後未常有

宗子魁多士者 陛下宜魁之以厲宗室公曰不

然 本朝典故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 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主昂為首舉昂亦登仕即有司失于奉詔至今非

之 帝曰當從典故參政之言是也有江陰軍判官  
受賂大理寺上其獄 帝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适曰誠如聖諭若行漢法降一二甚者廢變風

俗公曰 本朝自 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

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 陛下以唐虞

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渠浚彥請稅沙田

蘆場 帝以問公對曰沙田者乃江濱所出沒

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于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于

東百姓隨沙長東西而田為是未可以為常也而蘆

場則臣或未之詳也且卒已宜興 陛下矜兩淮

之民連年苦于鋒鏑田租並復至今未征今沙田乃

不勝其擾 帝曰誠如卿言租之正貢尚除之况

沙田乎公逮浚彥至中書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

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斬汝等不足以塞責浚彥惶

恐汗下是日有 詔淮東沙田蘆場並罷明日公

入見曰芦場沙田事朕已詔行之今以臣之一言而

朝罷之正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 聖德高明史官書之可与堯舜禹湯齊驅矣自洪适罷相公与魏杞同參政事而無所私每議必同 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公對曰安宅居福唐臣居興化寔鄰郡少時同入太學此人當官吏事強敏惜其徧心不能容物尔若蒙 陛下擢置政府得以協力以事 陛下臣之願也 帝咲曰卿言甚公甚公盖有次公与安宅不相平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章論之云葉十五官人受宣明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府大軍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 帝曰非追逮不可公曰必兩造其脩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拜命即日出關 帝下公章于大理寺官引嫌辭焉更下臨安府公至夔陵制獄移文逮所謂葉十五官人者乃公之長子元寔不在旁以報逮言公至今 再移文逮葉十四官人乃公弟之子元隣

也元潯毅然請行即日就道親故無不壯之者公至興化念元潯以一身二千里就遠恐仇家包藏禍心致潯非命則謗諍無由而白公乃上章曰 聖明之朝事必閱寔然臣私憂過計竊慮有司規望或容心於其間臣仰惟國家 聖祖 神宗用刑飲卹雖之賤獄吏之微亦皆引對至於婦人李氏兩至殿底是以中外無幽杜壅閉之事伏望

陛下明誓獄成之日先以 上聞賜以睿鑒仍乞依 祖宗故事親加審究刑度不究時王炎帥臨奏帝令炎親鞠之元潯至有司與周良臣置對初無秋毫點然安宅時同知樞密院乃王伯彥為侍御史恐鳴典獄必欲 人、危之公章至 帝之下臨安獄成 上聞親鑿 帝御筆書其後曰安宅泊岸風聞失 事聞大臣顯免所居安宅仍貶筠州時乾道二年八月也明日參知政事魏杞蔣芾以周良臣具獄進



帝曰安宅之灼厚器非止為業共一人設也不如此  
後來大臣必有 暖昧執政請以公之泉州

帝曰無罪而去嘗召以來 明日詔公詣闕一時士  
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 至執政初非勲旧

一罹讒間人情岌岌非 天子聖明不能直此冤  
非公之清介不能脫此謗非元濤廷孝不能果此行

公上章以疾懇辭召命曰再降詔促召者亦再既入  
見 帝問芳加礼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  
引咎退見魏蔣二公曰上自促召參政意有在矣參

政未至前數日 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  
中外翕然皆以為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

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主參語未竟聞有詔  
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學士院拜公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入謝未及

言 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問之得之鄭禹安  
宅已逐居筠州鄭禹不可不責公答曰臣遣猶子親

逮之時因思昔日人臣作誣詩者多矣類皆吞聲忍辱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皆出于陛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之

陛下之恩矣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 陛下

下之本心 帝曰不念旧惡怨是用希卿言為公又言臣職慮淺短進思忠尽退思補過之外惟知荐賢以為事君父 帝曰惟賢知賢公為荐汪應臣王

十朋陳良翰周操陳芝茂王佐芮燁林充朝等可充修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 帝納用焉又言曰是

故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奸使盜寸長不遺惟去泰甚 帝曰固然堯有禹臯亦有驩周有旦召亦有

管蔡在用与不用公曰誠如 聖諭臣謂今日

在朝者雖未見其如驩管蔡然有竊弄 陛下之

威福者臣亦不敢隱 帝曰朕正欲聞之時召鄭

聞既至見 上公啓疑欲除石史 帝曰可命

未下而外已傳同知樞密院陳公俊卿曰某聞之洪

適聞之龍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為驗乃于帝前  
極論大淵與曾覿竊弄威福向也不得其寔今以鄭  
聞事視之寔矣 帝曰此朕之僕臣卿呼至中書  
切責可也公曰固 陛下僕臣然二人在東宮事  
陛下久從龍扶日官已高矣大淵今為承宣使乃侍  
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 帝曰朕不揮去二人是  
後有事大于此者當極言之始終無隱公拜絕而退  
明日朝退魏杞獨留 帝先問及二人事魏對曰  
公言是日有詔龍大淵可兩浙東路副都總管曾覿  
可福建路副總管二人既出中外相慶以為太平盛  
事時公為首相魏公杞為次相蔣公芾參政陳公浚  
卿同知樞密院杖參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頓  
清 帝以國用未裕詔謂理國之要裕財為急前二  
三人臣思之至于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夫百姓既足  
君孰與不足量入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辛  
制國用使參政可用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日費才

兵為甚

藝祖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西伐兵不

過十二萬建炎以來外有金虜內有盜賊兵數亦不  
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才有事  
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斃即貽之以臣之愚如欲足國  
足嚴當於沐緩以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  
用而愛人之政自然行于其間若欲生財徒害民尔  
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將寃每于

上前

妄荐人才一日

帝謂公胡与可

用公曰

下可以語之

帝曰聞之王琪公曰可与奴事諸寃

官朝士切齒王琪之職將也應薦武何預与可

下以此可之其人已臣不敢奉

詔公退而建与

可至故事堂之賓次令條具

泰朝故事何人受將

臣荐得何官者乃与可無以對跣踏遁去大将戚方

剝軍結宦官

帝欲躬治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  
指方者帝陳桀李宗回其志也治之不可不一急公

又言曰以無此舉雖齊威王豈阿與吾阿者何以異  
諸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御威方之家可  
沒入其財三分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  
恐人有自疑之心不若正因有司所白其放散官錢  
之數藉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亦安明日帝  
見公曰卿所議威方事深得體帝又曰建康劉源亦  
嘗賂近籍朕欲遣王祚薦其奸公曰臣聞薦者  
甚于奸者帝乃止明大理寺上陳瑤具獄其贓  
為錢二十萬帝曰此曾為奸宜沮為城旦屏之遠  
方公奏曰凡假陛下威福為奸者皆然可盡沮  
乎願戒勅賜自新帝曰甚善于是有詔陳瑤除籍  
言皆免沮長流循自州李宗回除籍編制筠州仍詔  
免治刑賂者乃必罰毋赦帝嘗謂公曰朕思祖  
宗法度創之甚難者壞之甚易公曰臣嘗見元祐三  
年進士第一李常寧送試策篇天下  
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當時以為名言 帝曰誠為名言公曰蓋壞者非  
一日遽能壞也人言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  
業為意每事不省馴致敗壞如 陛下憂勤恭儉  
勵精政事无一念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 帝  
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  
陛下之言至此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亂在風  
俗美惡今風俗猶未美 帝曰如貨賂一事非不  
丁寧尚如此蓋風俗既成以為當然公曰 陛下  
陳瑗輩俗不患不改 帝曰作成人才亦須歲久  
祖宗時作成人才至 仁宗時文武名臣乃出公  
曰 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常  
借才于異代亂世常患無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用  
者皆亂世之人才也且如藝祖所用將相亦皆五代  
之人閔機合開全在 上宗 帝曰甚善公每除吏  
帝必親加咨訪公嘗啓 王相左司郎官胡元質右  
司 帝曰胡元質佳王相撓事否公曰相極有才

吳禮 詣中書求為無錫縣 帝問禮有幹才公退  
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聳懼公于進賢  
退不肖惟知任怨不示私恩每退約見所親語不及  
朝廷事有闕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  
開達請謁不行王祖謂公平章萬務無一事私喜怒  
者一日有官吏數輩會于逆旅因言公人公事或有  
以經營某人某除或可賂得者一人咲曰非不料理  
惟葉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日南至 帝親郊而  
雷公以首相引漢故事 上印綬帝三留之不可  
以左政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回至富沙  
聞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溪行戒操舟者速行期以  
某日抵廣化寺蓋公所遇也既至而親戚咸在明日  
欲歸先廬是夕觴客酒三行公秉烛作書札丙夜乃  
寢忽寤云我頭足俱冷取其藥未至而薨享年六十  
有八以規文殿學士致仕訃聞 帝追悼久之贈  
特進公之師有林語說高登丞相暮用高嘗 上書

訖切秦檜：、捕甚急公與同邸 今而逸去高曰  
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獲罪幸甚公即為其一舟  
移公乃去公為人簡易然望之肅然有不可犯即之  
溫如也每以接物後進成人以才為已任處州麗水  
知縣薛良朋為常州掾曹陳奔善主簿單瓊公最許  
可後良朋為吏部侍郎奔善為殿中侍御史瓊為戶  
部侍郎故旧有以公為善風鑑 公曰吾豈為此規  
其言行知之耳公旧在富沙時同年進士林宋弼同  
官復善就進為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  
嫁其子又命之以官後以其子妻其女云夫人陳氏  
累贈齊國夫人子二人元濂終官朝奉郎通判福州  
元凌終官宣教郎余判惠州安女四人適儒林郎新  
汀州軍事判官林夏朝奉郎江南西路提典刑獄公事  
奸宗之朝大夫京南西路轉判官方崧卿文林郎新  
達寧軍節度使司林澧孫三人棠承奉郎堂承務郎  
圭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妣示次適迪功郎廣



洲番禺縣尉方信儒次幼陳氏夫人先公九年卒葬于縣之仁德里偉隔山公于庚寅正月九日葬于善化里馬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而不改其旧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一畝工部侍郎林公先朝以書哭之曰傳家惟儉德无地着樓臺人以為寔錄公之官至少保以長子元詒累贈也公葬後二十有八年元潏叙公之言行以其畫抵萬里曰元潏先伯父應謚不可不請非行狀何以請願先生哀而書之萬里嘗一論公于丞相府又以元潏祠官於曲江每敬公之清德且竒元潏之壯觀則紀於右云 慶元三年閏六月日揚萬里狀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 王

曾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贈承事郎

君諱德礼字敬叔一字子深曾出晋安城太守

祖德言仕自南唐歸

朝為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君幼敏警言父遇為鄉先生授徒數十百人

君必為之冠父累舉不第誡春官没于中都君徒步

護歸葬母老家負復以授為生再舉于礼部一為首

選

淳熙二年第進士調常德府司戶參軍事迎

累解外臺及府中煩使必付有媚其能者欲窮之輒府

曰胥与民為市賦租簿書缺偏千万將欲簡稽非刻

掾不可府以付君文書山

大抵今年為戶者十

明年而十之今年為戶者甲明馳而乙之五年之

後不可勝究君不三日悉与復初即白之府曰州家

此意將欲還租有歸良民無害乎抑欲以發從事以

威取贏子謂宜期以十旬許民自列可不可也太

公趙公彥搯喜曰仁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

叔承危阳与君文辭炳蔚相輝名動荆楚稱為二妙

步刺史江公溥吳公煥吳公飛英江公作厠皆一見

而去之秩滿用荐者陞從事郎授賀州教授丁母太  
安人憂終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  
一謂古人之有志事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密而  
制度紀綱政之而無間夫是以所為而成也

祖嘗嘆息以乾道紀年之失易以開寶當是時草創  
而未足多罪卿者虜之熙宗蓋思陵我高宗居正体  
元中華之正統而褒用虜人陵名也可乎事下中書

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涪州教授變師單公夔趙公鞏  
單公夔祖溥使張公簡馬公襄武始至皆具書札招

至夔茹以先務至則必入幕為上客如損益鹽法及  
外余擬官法皆君建名至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  
荐于朝今丞相京公置制四川借率漕同荐時京公  
猶未識君也改宣教郎得邑撫之臨川轉奉議郎邑  
名為江古之劇視書之初始甫一日五百緡特請一  
二辭者徐詰以理詰者謹不得對一邑傳以為神  
不可持儼訟須清凝則君委子對古賦詩沛然如閑

居無幾嘗之過之矣其議並於其廬尉章賞一月  
獲之八人且其獄若一問其長官謂尉曰非盜  
擅當者罰之郡方移鞠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  
平使者初議振貸君嘆曰富室聞此大道糶是振  
之者貧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功分得粟數万石民  
受實惠臨川近郊無曠土官有叢塚之捕曰漏澤者  
甚益凡小民之死者无所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歲  
以之為屋法之 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  
命其屋堂之鄉正錄後乃爭吏得以賣君曰有賄斯  
有錄不在此必在被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有殘  
吏者則書其次十人下之俾挾議之當為者來上其  
爭遂息奸民有三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釀金  
錢為訟費君盡取置于法毀其廬豪滑遠屏君持身  
有嚴奉法惟謹受俸必問令甲非令甲而曰例者辭  
之家人子數百指蔬食終日皆無愠見苞且不入其  
門親用之具必製江西師張公為漕使趙公不迂太

守曾公指或以文或以政或以庶力荐之予亦荐以  
文辭典麗宜備述著之科舉公舉來帥江西復帥諸  
司上其治最下中書其姓名丞相京公俟其秩滿  
將擢而用之更未盡六十日而君屬疾以沒聞者太  
息實慶元五年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君子學  
博極而長于周官以文清新而精以四六有文集  
二十卷娶王氏初陽永化基之女再娶彭氏廣東  
判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斬子泰皆進士女二人長  
適崇仁主簿孫鑄而卒次未嫁其孤楮丞咸灼倭句  
諏崩日暨寔地歲得上章澗灘月得嫩紫日得舍蘇  
邑曰廬陵鄉曰高澤原曰太湖云將辟君之第德性  
述君之言行謁予狀之予与君游久且厚則哭而論次  
焉

年月日具位楊萬里謹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初賜毫州助教

祖宰贈右散大夫

父允蹈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通

奉大夫

公諱與字叔保建元南渡直閣挈其族自毫從家廬  
陵公自幼警敏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學名下筆有警  
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歸以孫女時閣倅僑居

里草堂有田薄少而諱以田遜之而其私室王氏

之橐中裝傾倒以奉父母兄弟乃立屋廬乃寔倉箱  
以廩族親以燕朋友中表咸喜 紹興庚午荐名

禮部乾道六年以 補將仕郎平吏部鈐授迪功

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 淳熙元年循從事郎

監涿州興府豐城縣三部膳軍酒庫耐金增羨諸部

使者才之命構承分寧又移隆興府決曹椽皆以最

聞豫章自 建安兵餘民多死徙賦租罅漏貧富倒

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檢校冒科之田而寔其主名  
有田此有人有人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  
公檢校之暮月得寔以報府下其法以諸邑即郡賦  
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  
文綱為豪民給其三十秘訟之于朝士下江西常平  
使者鄭公僑鄭檄公廉問公為直之綱致餽謝公怒  
却之遂与之絕諸部使者交章論荐授衡州耒陽縣  
循需林諸部使者招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  
嚴急與獄者推其風旨公奉法持平元祈左右每獄  
成必齋戒乃上其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劾而氣  
平有人士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成殺人之罪錄囚之  
官問之不成又以付公一問知其無辜是郡中將進  
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憲使怒公請不  
已從之既揭榜而董為侍補盡學弟子員第而寔殺  
人者以就禽有卜者寓病目青同行者以藥點其瞳  
子乃寔也遂盲因竊其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亂其

妻而殺之也執而訊之官其僕不勝拷掠遂誣服詰  
其屍則曰投之水矣邑上之州以付公再三審  
詰囚無異詞公獨疑曰殺人而奪其妻者古有之矣  
殺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曰寧有爰哉  
就令今之邑令不坐失入公不坐失出乎公曰  
二事細故耳憲使雖嚴可以礼解以非罪殺人其所  
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致獄好為異公固爭  
曰其人未論決猶可以俟其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  
出其如之何未幾其妻為亂者自訴以武昌移文至  
舉郡驚異秩滿而用舉至十三員改宣教郎知袁州  
萍鄉縣轉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旧令煩苛公用  
寬大闢庠序廣生員期年旧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  
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公獨秉燭集吏呼船具餉且  
食且載令曰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无一人溺  
死者父老至今德之福民有抑特習者以族人某无後  
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以其賞訟二年不決郡



以屬公。立談而即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歸者。公送迎調助。皆得乎達。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郎。覃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隆興軍府事。

紹興五年至隆興。以攷績及覃恩三轉。至朝請郎。特趙公鞏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无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皆

以取聞除知永州轉朝奉大夫相南名郡曰稱甲永乙帥公至具節使赫立是歲復蝗捐瘡載路公即浮

費糶鄰郡。控于諸郡者得粟十萬石。傳諭勸分。活飢民九萬有奇。封公節塵厨。傳觴酒豆肉一錢粒米必靳也。有一客主禮望公者。有讒語謂永之荒使。有實費无寔惠。常平使者李公楫聞而疑焉。陰遣人微伺之。又以行部往省之。飢民所廩其藉无浮。常平所儲果無縮媿。且歎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令漕使陳公研俱荐公于朝。少傅丞相益國周公以書賀之曰。過

客貴備動輒與絕若非度公在法現風豈能知治行  
第一派語藹著也嗣歲大終公封公帑如初來之富  
復由湘南云更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群望以  
祈燒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与道里費皆勿煩官  
之未給者皆勿諸十方致意周楊二公乞銘与行狀  
我無憾言訖而終寔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四  
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寬嚴得衆材力敏濟惟  
劉淮雖弥出弥裕其仕差晚明習練達韞之充發  
之審而施之不究為國愛斯者惜之歸路由萍鄉  
空邑越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明日又哭送公為文  
簡嚴精粹而不頹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先朝与著作  
郎劉公夙嘗相与欢曰張升保佳士也恨不盡見甚  
文牋記中亦可見其一班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  
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賁隨臨見履迪功郎新良州叙  
浦縣主簿貴當以公之遺澤蔭補孫男七人長孫仲  
孫晉孫李孫衡孫同孫永孫女六人履与其弟護公

喪返柩于家將以是年十二月丙午葬公于高降  
鄉永祇鎮新莊宜人墓之左云萬里與公同生丁未  
而公為長又同鄉卒于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  
行狀

命萬里其忍不奉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  
楊某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使判官贈直秘閣彭公行狀

本貫吉州廬陵縣

曾祖言思故贈朝請郎

祖衍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合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累贈特進

公諱漢老字季浩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廬陵因

家焉公幼長于詩紹興末年以補官桂帥李公

如岡器之辟宜州思立縣主簿以廉介受知漕使余

公良弼節公酢荐于朝三歲丁父憂隆興甲申服

除循修職卽監潭州南嶽廟調沅州司理參軍一因  
以剽掠繫獄指病如股公白之守卒從寬比部使者以  
寬厚勤敏廉正荐者凡十有三循從政卽改宣教卽  
知常德府武陵縣轉通直卽邑有官犯數十頃大將卽  
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者有馬從事冒占民田百  
畝者公皆復之轉奏議卽有二毗訟曰公諭以比鄰  
支助二人感悟遜畔有武臣祝其姓者掠仕族女為  
婢公分奉嫁之卽臣尹分机憲使辛公多疾以其事  
上聞詔下中書二十以藉授江南提刑司幹辦公事轉  
承議卽又轉朝奉卽賴水暴漲浮梁蕩逸西昌毗有  
藏舟者事竟使憲抵州事悉甚毗致白金以請公卽  
之而隱為開擇屬郡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滿以事苛  
由公為解之翟德之餉新茗小二缶公發之黃金色  
公咲而歸之賴守丞相由公率二憲荐予朝錫服朱  
銀披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教萬仰給六  
路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閔士夫生頌繫者中公

言之于繼餉使者曰折閱之弊非一或州郡脫其道里之費或乙買之甲者之手或胥吏脉謝或舟人侵牟兼是四者官賦焉得而不負四弊革則无折閱矣于是繫者釋轉朝散郎總使蔡公戡趙公彥逾以器能荐而公欲自適力請為祠官授主管成都府玉局現東歸道由劍城故舊有死而未葬者公分索未葬以佐其襄事轉朝請即以太上能飛思轉朝奉大夫授知均州主管內安撫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通分命汝宜賜對選德公從容論奏三事曰補諸軍尺籍之缺員核諸郡寄積之外府嚴楮券增損之禁合上一再称善未几有詔覈軍寔審寄楮重楮券轉朝散大夫將至郡漕使万公鍾詰連率令少保吳公瑒曰武當得人矣先是守臣數易帑庾屢空公曰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郡于是興孝校請博士而士知學釋逋負寬賦役而民蒙福捐俸以棺斂而藁葬之俗易闢圃以居丘壘而弃屍之憾除桐栢山有寇鄰

者號寇先生 居南垂北際之間有衆數方為夏裔  
憂公多文諭以禍福撫以恩意三歲不敢動暇則登  
覽山川察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控要害修器械以  
壯武衛豐年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卒  
戎器二事于所部一日覩者百有降虜一人公飭邊  
令吏毋沙吾地武當妻賤官吏駭鬻斛易白金而公  
下令曰犯者必劾貪風頓革故事吏俸以恭楮代緡  
錢之半復損其半緡錢之陌守独不然公以身先之  
僚屬歌葬士夫仕蜀東歸舟遇吾境疾者藥死者塋  
孤者廬轉朝請大夫 尚書張公杓漕使諸公時

顏交章荐進且以書白宰相曰彭某治郡先慈惠固  
圍務在靜今上登極轉奉直大夫明年詣 闕有  
詔賜對公奏二事其一請增均州之戍兵而精器械  
其二請赦邊郡之逃卒而許其還籍

上首肯授常德府漕展沅清州兵馬盜賊公事封  
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訓詞有曰尔公清可以

臨民惠和足以綏遠轉朝諫大夫外 其臺鄰郡有餽  
觴豆之賢者緡錢月訂二十万公別主之一日詣學  
宮頽眠墻屋傾圮乃僱工欲材取具于此有娶畢者  
裔出文簡老矣而二女未嫁入以其餘為之婦裝後  
皆有婦士君子傾吹焉暇日校職方圖記見武陵兵  
籍者三千人今僅十一請增至五百人 上俞其  
請以是室廬戈甲填然一新軍勢整肅完于旁郡有  
詔咸磨勸一年有挾責覓舉者公不答時苦水潦穀  
價倍徙細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往相荆帥公曰事亟  
矣遽發倉廩數千不暇白使者聞之曰謂後世无汲  
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迹倉使梁公季秘漕使鄭公稟  
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轉運判官 公入境  
諸臺餽贖秋毫無必辭改除廣西轉運判官 公曰足  
未履臺治而復易節

上恩厚其何以報乃擢屬部士夫之賢且才者如曲  
江守曾慤主管文字王久大淮泉屬鄭應中荐于

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既能組舟行至端溪息忽若  
小劇者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章納祿因小憩夢覺  
而逝寔

慶元甲申二月九日也後兩月除直秘閣致仕訓  
詞曰制行无虧居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國深惜毋武  
陵郡夫人黃氏天性孝友初二女弟娶居公抚育独  
厚仕必偕行且必令歸士大夫後其一適從政郎隆

與府豐城縣丞李克其一適文林郎贛州觀察使實  
大光祖其慶乃解親族有婚姻過期未畢姻鄰有父  
祖之喪久未能舉者公乃出力經紀之娶曾氏系出南

豐前福建漕使攷之從孫先公十年卒封贈至今人  
子男四人克俞先令人十有七年卒去疾文林郎前  
監廣州市舶庫嘗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靜江府司  
云忝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三人長適  
通直新知隆興府武寧縣歐陽侯次適故奉議郎知  
撫州臨川縣劉德禮季未嫁而卒孫男六人舜收舜



元舜愷舜申舜公舜庸女八人長適故儒林郎新鄂  
州學教授趙師恭餘未嫁諸孤護公柩以歸將以  
某年 月 日葬于某所孝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  
以乞銘于丞相益國周公則敬諾而書之

嘉泰元年 月 日

具官楊某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祖承錫穎川郡王  
神元家崇信郡王

考叔贇通議大夫

公諱像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穉  
齒嗜學至志寢饋痛掃綺襦鑽勵螢雪年未冠洞視  
經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正成風陣川達小試  
郡博士館下每就定寒女子下風而立其上与其仲氏  
儼同登 紹興十八年之己科年二十有一為宗  
子弟三人授修職郎撫州司戶參軍有異縣令尹以

苛政免者部使者下二尺大書詭托官揖之皆移疾  
不行諸公令議差擇命公公不辭于是用仁滌苛用  
蕪鑿河佳改惠化滂被回達民奮當出諸公公存之陸  
從事即柳州軍事判官溪搖出掠漢民靡寧部使者  
徵郡丞往尉安之惧不敢往公請代行丞感泣公單  
車深入蠻巢召其首長諭以朝廷德意即日听  
命三十一年逆亮寇边王師征之朝廷下虎符發  
者郡守官擢兵不滿三百不發則違詔發之則郡无  
條公為太守草奏請勿發免符下州民守譙民呼舞  
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官草奏力也它日有詔發中  
外諸軍餐錢而無其數郡欲而請候報士諱于庭守  
惧不出公往叱之曰而輩人不過得數十百錢尔今  
欲何為道白守用却登故事界之衆定公陰求其倡  
者白守先誅之而後自列于朝有詔下郡國繕甲  
械小也而其教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  
辨尔先是境内有官軍禽盜既去而棄其甲者居民

或藏去之公乞求之以應為再潭之攸縣今宜章  
縣兵學金倡率數千人起為盜張甚言震湖廣

孝宗皇帝時命中書舍人劉公珙帥長沙詭以平賊  
劉公入境公與縣令鄉之境上劉公以公知名士也  
送客獨留誼以平賊之策且問柳城堅瑕之狀公曰  
城小而堅然不可守公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日  
不待戰死已渴死矣曰為之奈何公曰此賊非河南

官材所能了也非鄂者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

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荐以改科  
且請擢以不次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牋記手  
之不釋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荐公无出趙令右者矣  
即剡荐言且招公入府為十日之飲侍講張公拭與  
侍講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游文明詩筆悼乎朝  
野改左宣教即知鄂州之蒲圻縣會諸道大侵流殍  
相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公勞來安集振

嘗有方境內安業早不為交趾使者及太守交章上其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職除知漢陽軍見上辭行時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曰鷲鳥之擊必匿其形奉大計而使敵人自備我之心非策也願

陛下悔其強以驕其心使不我備修政刑廣儲積礪兵甲選將帥現釁而動待機而發使如雷霆不及掩耳又言召見多士許其進言此盛德事也然人懷希

合之心好去新奇之論聞之皆可喜行之則無實類留于听言而謹于出令上皆稱善之鄂一軍類

舟師蒙衝視諸營此獨雄且精每歲夏潦孔殷則掾于鄂之西浦霜降水澤則掾于漢陽之刘洲明年復如初歲中在鄂者四閱月在漢陽者八閱月而守舟者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其涯焚其四艘公至訪其利病有亟言于朝請移一軍隨舟決舍事下軍帥未嘗以大事聞怒公發之竟格不行許之于鄂相望于大江之南北故事守未嘗踰境至鄂

此十年間如有詔書諸部使者而越江者其始曰慶  
朔望其後曰受約束遂旦而往公之至初典謁以  
比近日公曰先是有不往者否曰無之公為書與諸  
公曰守臣出境非令甲也因不復進諸公聞有以公  
為傲者來索錢穀簿書宜出入以求公罪見民無  
橫歛官无錫屬吏俸兵食給无虛月而公之俸不自  
與者余一歲於是敬歡諸公復表其治狀公因上章  
極言守臣渡江之弊

孝宗大喜曰所未聞也有詔繼今敢有謁與受者抵  
罪惟均改守全州丁通議公憂服除貧甚有房州別  
駕虛位公欣然詣曹受署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千  
里公留孥以侍母太碩人宋而匹馬之官守缺麻行  
府事動恤遠民專務惠養境內告旱公精意祈禱不崇  
朝而雨民皆欣然曰此趙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  
將造朝一日

孝宗御垂拱殿見文武俊入盈庭天顏有喜因問班

綴中屬藉在列者若干人則曰无之于是愀然不怡  
即詔侍從各入室文學政事可謂中殊之用者各二  
人吏部尚書蕭公遂首以公應書除郢州公見  
孝宗論事剴切上喜曰現卿謬論苟合者郢非所以  
處卿當為朕卿士即日除軍器少監朝士相  
慶以為得賢同年進士官于朝者皆止人一日有陳  
郎中之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蕭公以祭文屬公  
為之其文一日傳都下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旬補  
外丞相以聞上留之不可乃除湖南常平使者辭  
行上首問公曰何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

朝之遠甚一路部使者之寄非輕卿宜廣儲積以備  
旱戡醴茗之私鬻公對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  
天子休命地非邊益惟產茗然戢亦當以漸上  
喜曰卿言是也急則激之使亂矣朝士惜去置酒飲  
餞踰月公不得行又皆賦詩以咏歌其退勇守堅之  
節所部利病公至之日亟罷行之歲適小歉公与連

帥潘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民不流徙移江東常  
平使者未至改西外諸宗之司有學有教授官然有  
夫子廟而无礼事宗盟子弟无所观礼春秋 附  
拜于郡庠公進諸生講學政之未周密者首諭之曰  
學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礼器未具公計費召匠  
製椽并給藻文卯助立治尊爵列磬管潔拒壘卜牲  
牲明年服器既成先期躬率諸生致齋直戶夜漏未  
盡楮刻公夙興盛服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醑礼文  
於繁盛一時云未幾即拜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建  
臺之始風采一新浦城縣獄有以平民為大辟者  
其人誣服其獄未上公平反之初且令免所居官一  
路奪服又劾師屬王次春于 中呼營妓歌舞飲  
酒其人甚 人皆為公危之公不領也竟墮其 穽  
而去未几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鏡遺公書曰官有似  
祠官而祿差豐者帥司參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乎  
乃俾食江西添參議之祿以便其里居之道焉少无

宦情年未三十即治別墅號曰南疇花木成列松竹  
造天皆手植也一觴一味左琴右書飄然有移世之  
想不治生業老而益貧有問者公曰居閑食不足從  
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易彼也

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官至朝請  
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太平州通判  
望之女也封

宜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四人公掄迪功郎贛州左  
司理參軍公括迪功郎吉州司戶參軍公哲將任郎  
幼未名女四人長適從政郎向士充先公而已次適  
儒林郎王咸次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彥法  
次未名孫女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澄撓遇物傾  
豁洞見表裏然剛而不暴介而不 雖貴介公子而  
矍然退然若寡暎焉故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  
石蒼松翠竹無釣童棘句之苦心而有絕塵拔俗之  
逸韻其文尤長于論事上前敷奏坦明練達灼然可行



孝宗是見之晚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尽  
之嘆天下賢之士大夫惜之云諸孤 卜以是歲十  
一月八日葬公于高安縣東賢鄉雲居山中 岡之  
原以宜人附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錄公之言行來請  
行狀公一之鄉本明有司也狀之為宜門人具官楊  
万里謹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明人 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卷

廬陵楊萬里廷秀

碑

宋故左丞相兼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雲  
公神道碑

自古立國者不幸當極危殆之歎非得天下之大勢  
則夫為立之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于一日  
不然可致萬變之憂不可救之歎是故吳以赤堇晉

以泚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目之大勢定基而立國者然亦豈泚水之後乘其方銳之初君子以為易牛渚之後振于屢敗之後君子以為難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

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有勇力乎曰否公儒者也公非賁育何為得力公有機數乎曰否公德人也公非孫吳何為得數然則曷濟登慈曰忠誠而已方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忠乎方虜酋遣吾元帥書以行甚間公曷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是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夫之鯀漢祖之善任使猶夫之縉子漢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于周

公曠謝切度而

高宗之聖賢于堯于漢祖遠矣嗚呼感哉嗚呼感哉

公諱允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震仲在六國曰

卿曰左唐曰世南七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回家

為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秦公

任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南隆潼川府明周路轉運判官初

秦公未有子禱於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

官亮冕迎秦公執客主礼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

介冑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

有異光方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驚人語諸老

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

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所試凡四荐名至紹興

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權茶司賣

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叔四川都大提舉茶馬

司幹辦公事四川提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

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

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  
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除吏部員外郎兼  
權樞密院檢討又兼校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  
舍人兼權中書又假工部尚書使虜歸除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拜兵  
部尚書川陝宣諭使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敷文閣學士知太平  
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  
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改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  
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未几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召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  
宣撫使召拜樞密院事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院使兼制國閩使濟國公進左丞相兼

樞密普國公孫承武安軍節度使西川宣撫使雍  
國公以少傅致仕是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 今  
上 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議  
贈若課公力諫不從竭告引去公在梁州地墉民窶  
而常賦之公又行加歛流亡一邑尤甚公亟除之然  
後上聞歲減緡錢六萬五千有奇逮民呼舞考試類  
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于

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  
祖宗時論律之 顯仁后崩百官入臨皆古服

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在西  
坡素衿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萬以奴事檢而累  
官至閣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寶以結宦官而超除  
樞密副使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  
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宦官充承受公奏  
罷之紹興季年和我既久虜情臣測而  
朝廷號倡莫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

之逆有五曰：陝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于此，必以王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脩時方上在、顯仁諱驚、太息深以為然、未几公使虜館、公者与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猝亡、輓芻粟、隸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脩之上、繼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變意、二十一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為往來使、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於建康、王權與劉錡、記副之、九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完顏亮自將大軍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萬、王權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退誘虜為辭、公料權必渡江南、奉白執政、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謀報權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殿、咸陽、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狄、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事上始聞公料權必救、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淮江諸軍事、以公為參

謀洪邁馮方俱入幕府虞由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  
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  
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脩川聞王權盡失淮西劉錡  
盡失淮東錡亦托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錡問兵  
敗狀錡抵調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公曰虜虜  
捲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已乎屬建康告急  
公與義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浥又大敗於瓜  
州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公與義問至建康  
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  
是又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  
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  
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  
震天公見官軍十五里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  
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  
之曰逆亮在江北汝軍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  
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

非委營戰也彼自有將帥公奈何代之人任責以速  
辜公曰吾任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  
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死而不若進  
而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  
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七十萬馬倍之而王權  
潰兵只一萬八千人馬數百已諸將已為遁計公召  
其將時後張振戴臯盛新王琪勞問之曰虜萬一過  
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  
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得一戰報國乎  
衆皆曰豈不效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回謂  
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軍矣  
衆愕立曰是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  
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  
戮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  
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令皆在此有功即登發帑賞之書  
告後之若有遁者或亦歸殺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



曰如此則我輩劫命有所恃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  
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二上下東西兩  
涯為游軍其一置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內港  
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  
高臺其上立大朱纒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以  
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逆亮也  
忽虜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乘一小朱旗麾舟數百  
艘沿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  
亮自率戰艦一小部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  
其背曰汝胆量闊四方今可氣否若立陣後則覓  
子耳僕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奮  
擊士卒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畧盡其中流者舡  
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道糧不俊而我之蒙  
衝往來如飛橫突亂刺舟破溺死者數萬頃刻江  
水為旱雷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兵勁弩追射之虜兵  
多驚走及師還數百四五百人皆獲萬戶二人生得

千三百五十人。貞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推牛釀酒大饗將士。公謂虜明日復來。乃與諸將再往水濱。整脩步騎。戈舡出海。艦舡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道虜舟之所自出。丁丑虜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未已。海鱸逆擊虜舟。大敗。虜見我師執其歸路。即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逆亮遁去。入揚州。留遣一騎遺書。乞王權其辭。若與權有宿約者。公觀其書。權之將誅。變送公。慮生變。即顧諸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携我衆耳。諸將拜曰。願公明當効死以報。是日李顯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學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舡百艘會京口。庚辰公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可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獨者我輩。死矣。時京口上有戰艦二十。四艘。會李顯忠之部。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虜

矣來石來此欲出我下意亦反出其不意庶寅大閱  
舟師大而蒙衝小而海艦皆外擊板城中運機輪但  
是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沂泗往來矯如白龍怒  
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決北岸諸酋憑壘縱觀駭  
愕皆以為神亟遣人報亮亮至是之笑曰此紙船也  
歎我哉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不備未可輕  
進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久之亮曰姑赦  
汝其率諸將五日必絕江違命先斬諸酋退曰南岸  
之不可攻也死亮不可諫也亦死盡先諸亮居龜  
山守已天亦諸酋偽效南軍劫若直至亮幄前閣曰  
何為者欲奏事既入則亂射幄中亮被箭呼曰汝南  
人乎吾人乎皆應曰吾人遂射連殪亮十二月己亥  
公與揚舟中等具奏以聞公尋請關奏事甲辰公至  
上是公慰勞甚還公請曰此廟社之靈  
陛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來石之後張振  
等以編造謀逆亮今止實以三宮巨願純臣官以賞

振等 上曰曩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力  
功其可忘即除振等正任承宣觀察等使於是劉錡  
致仕三權置江荆舊流嶺表

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虜歸路徐發京口  
之師襲之為進取計北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復  
兩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宣諭川陝之命三  
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前開幕府於興元初與大將  
吳玠李道會於襄陽既又與吳玠會于河池又與玠  
會於秦州前後博議經畧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  
郭振守淮而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  
合進畢於商州吳玠遣仲以大軍出關輔回長安之糧  
以取河南自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  
而糧讓道省至如兩河可算撥而定初以此策聞於  
高宗又以聞於

孝宗經理有緒聞者皆感德所指羣民歸附日以  
萬計等三師等道復注原與鞏寄

十六年而蜀士楊民望者進公溫撓於中謂宜棄新  
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史浩主之  
公厚多不能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 既見  
孝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以笏畫地且陳形勢險要  
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  
公既許時宰於是當之命時

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於是有有宣諭  
湖北京西之命未敢進制置使公聞有墓有於襄陽與  
大將王直有摠等會議攻守之策以為有襄陽籬實

在唐鄧然據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其次有充化軍  
而喜鄧無城難據守乃先城新野次城唐州又開有泌

河以通漕道有落難既固則襄漢又安此守策也王師  
進取之路出蔡以觀陳出襄如以襄許出海以通洛  
出有高橋以震河東出蜀以圖陝西此攻策也有部分已  
定思有奏以有聞而有事有湯有志有是有然有速有和有武有議有棄有唐有鄧有就有而  
二月之有也有言有皆有空有費有一有遠有亦有悔有之有台有公有詣有闕有未有至

而有姑蘇潼川之命旋又有召與之命公素辭不獲  
參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以潼州或召用未晚尚可  
之而召公益急至是

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  
失色初虜賊和其約曰降書而還叛亡則否至是併  
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几有參知同知之命適議母后  
戚畹恩澤公請建書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  
荐王權公執不可虜使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  
獨不行虜責給其賈後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  
請斬之不果識者鑒之湖寇李金頗熾潭師劉琪請  
濟師公曰鄂將可用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  
而以某州將繼鄂將聞之力戰禽賊時久不置相有  
兩參預會蜀人李宏求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  
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於  
上曰雲集納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職御史章服附其  
說以難公請付廷尉身罷政於是以太平興國宮之

命歲或有同懷二奏以候司

上意 上迎問曰帶自雲集家出否對曰否於是  
同列亦罷致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絀中外讐服即  
召公於是首知樞密院之命未几蜀帥吳璘卒於是  
有四員宣統之命

上殿所潔履及黃金甲冑賜焉公開幕府于利州時  
質政黨吳力念潤公曰敵之仗與之于大將之貪与  
私之于是首以之將任 天賜其其下用為苞苴又  
勅吳玠王規悉以無功官其親族又勅守令劉琪宋  
瑛等十一人之病民與官者首荐貞琦為西歸師吳  
瑛為東歸人其可將計者三人又荐其次者五人進  
退偏裨二百餘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俾諸軍驩呼西  
蜀交賀于是聖公正統請謁繕營壘備械器明勸沮  
既蘇又拔智勇紀姦貪職吏乞禁于本杜私後訓技  
擊汰老廢刊虛弊效實名一日罷游食者一万有七  
千餘人乃置遊道乃設射侯令之挽弓一石有五者

昔之減于一石者也今之蠶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宜改鑿矣請擇使者厚費胡簡叔奇却罷駕後監牧廣駿馳至是馬政備矣又請指公錢一百万繼代民補贖自是一歲軍需減錢穀九百万有奇四路郡縣除逋負繕築三百四十三萬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又禁醴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虛額者適邛蜀等十四郡告飢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民數十萬乃至是兵力強矣法行之初謗譏盈路或謂召變公不為動怒而下之異論或民損蘇軍政一新實自公始公引疾旬祠一再愈力 上復詔召公洛詔者一錫宴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同辭者八特命北門草莽除振密使未几有石輔辨章兼官權遷司用之命時

乾道五年八月戊子左相陳公俊泐荐襲茂良宜在本朝有詔補外陳公見 上溫見 上震怒陳公遂身還政上一不置行思禮儀矣公泣入見 上



為陳公推謝且言願全所以進退大臣之禮 上  
怒未息百拜於前始授懷公觀文殿學士知福州汪  
應辰曰雲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一辭  
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於齊居之宮六  
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於色是夕公雨立沾衣燭  
輝顛天引咎責以丙辰開曆 上登壇成禮公感上  
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又  
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目曰材館錄聞人  
一善必書一再論蜀首荐汪應辰趙雄黃鈞梁介范  
仲芑章森錢後居中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  
克家留正鄭闓周執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折  
丘嵩吳公武呂祖謙張琬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彥  
王之奇尤袤王佐王公衮又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  
薦張拭入經筵又荐布衣李廌制科一時得人之盛  
薰：有 慶曆元祐之風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  
紬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

渚有菽場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絹以疋計者四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慶聖節燕郡臣及虜使酒半

上起更衣使者密誚儂曰侍坐孰為虞丞相覘者以聞 上命儂與之見公於幕次歎曰真漢相也

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於上曰皇太子宜日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正人處乃薦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劉焯李彥穎為侍讀講侍讀會慶節虜使為林谷天錫來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遺上書日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問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曰儂者懇祈詰朝見

上喜遂極恭順朝論程洪公下其旨於邊郡令檄虜

中天錫歸果獲罪

上遣使：虜請寢陵地虜不可而荆襄羽書報云虜以三十萬騎素陵寢以來中外恟：於是荆襄大將韓彥直帥臣張棟請發兵禦寇公料虜決不敢動戒邊臣勿妄動已而寧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贊稱公鎮物如嵩岱決事如蒼龜者以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舶數百艘將及岸者中外悅駭

上召問公：對當是外夷賈舟風聽至此果高麗賈胡也

上志克復嘗手筆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 上勉從之未久復用張說

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 上怒甚公力救解皆

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右左丞相之名於是左丞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 上曰丞相有大功

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緒請祈致其任六請不許強起

視事之數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尋力祈  
解政納祿其詞危苦

上察公意不可奪於是少保鄧度使宣撫四川之  
命錫宴禁中 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終靈

雨未許鄉人友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至室祭器  
其後大臣不復此公開幕府於漢中建諸蜀軍口衆  
者微增其廩於是諸軍大悅又請關外四州之民凡  
養馬者復其賦役於是馬數歲滋又大將秦琪以邊  
頭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左右前  
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於是軍勢首尾相應商虜  
之間有寇隣者擁衆叛萬嘗款輸於我不輕納虜  
中捕之或請增兵不為增虜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  
虜者潛請合力於我候命於西利州山久不遣會其  
屬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羌犯邊制司請發兵公  
正調縣州兵三百留屯成都警言擊羌而實不進羌  
自棄上銳意大舉寇詔趣迫公不奉詔復於

上曰機不可為但令機至勿失耳植根本圖富強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亂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慰荐人得其驩心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曉三元李昌圖韓炳陳李習陳損之李壘臣後

朝廷皆賴其用云分念屬任至重益務脩軍政裕民力儲財用戴星乘馬冰滿鬢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 淳熙元年二月癸酉也

享年六十有五是日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貫于軍前史大師奏將星墜方訃聞 上大慟輟視朝于是

有贈少師太傅之命公妻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夫人

三子公亮奉議郎直祕閣前四川制置師叅議官

公著朝散郎知開州公遜奉議郎余杭縣丞女樞娘

適從仕郎黎州軍曹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郎

前東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簡宣

教郎知涪州江安縣 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夷簡

宣教郎知成都府郫縣丞普承奉郎曾泰未奏公事  
秦公秦國夫人至孝 夫人憂哀毀柴立既葬伏哭  
墓前僵仆不能起阡中有枯桑是夕兩鳥巢焉里人  
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篤公驚懼書章默禱于天  
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臣之年為父之壽秦公  
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 紹興隆興間以忠孝文  
武勲名德望与魏國張公後相頡頏

孝宗嘗詔公曰今聞外能類魏公者獨有卿耳然二  
公以身殉國皆不免于讒口願主上 聖明其言不  
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于外鮮獲安全優游  
不為幸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于上曰一天下輿圖  
易一朝廷議論難言公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  
之望公所荐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  
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  
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  
父遠實請貼職授郡丞望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

如公曰聖人不言以德疑怨寔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  
身規公者公曰使上青之則哲不曰桑亦不如剛亦  
不吐乎公之經學絕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  
辭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緹疋兩箇一千力辭得  
請乃已最諫蜀辭行賜錢一萬緡至蜀以市國馬大  
將有獻附子祭之金也有獻家釀珠公笑曰是宜以  
勅之近名卻之而已公頽而常山立玉色

聖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葉魁俊偉慷慨磊落內  
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如視其子待內外族  
親如待家人居家雍容無疾言厲色不訾飲食不訾臧獲  
謁鄉郡太守出入不由門自秉政至蜀退食必觀書為  
文立成不凋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諸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所後二十八年不遠八千里  
遣一介行李來廬陵請銘萬里嘗待罪太史于職宜書銘  
曰維古南國以江為壁維宋中興以人為城孰為其人虞  
姓雍公玉立長身若公高我高宗殪彼羯戎非公則

高宗睿聰握而將之萬英之中紹興辛巳彼羯暴至其  
來如風其速如鬼我師既潰彼鋒孟銳公奮孤忠轉敗為  
功羯酋射天岱嵩壓之羯馭飲江岱嵩之則斃壓  
之則殪赫我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震驚草木弗  
兵彼自割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曷哉嘗帥師與敵周旋  
武哉雍公儒衣據鞍天石紛前對之夷然弗色弗聲弗麾  
弗笑談之間一清腥羶乾坤再安神人重謹赤子晏眠  
今四十年公事 高宗盡節盡瘁萬事不理惟理  
一事公相 孝宗端委廟旁招俊又寘彼周行維宗  
宗中興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與  
宋塵已作頌以紀太史 萬里

宋故少師大觀文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齊聖天授勇智天挺皇乎有闔闢宇宙旋  
乾轉坤之姿蓋

繫祖之神武仁宗之仁發神宗之英明 高宗之  
武文善四 聖之大成金蒙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



舍已此崇華勛聞善從諫無微湯禹 聖而不居能  
而不矜漢五風唐正觀風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  
初元時則有若魏國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國  
虞公允文皆駿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  
一何契也至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齊魯國王  
公之為人貌不樸其剛動不顯其方訥之恂之言  
徐色夷以春遲冬溫之氣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  
君臣異趨又以睽也然公自凝承次宅諫輔十有四  
年視前數公獨文厥職筆效考成濟登 隆平日不  
足而歲有余也

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咸熙民物樂康  
邊鄙清淳熙之治視 慶列元祐無所與遜者  
主之賢又何遠也嗚呼

孝宗之遠猷深旨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  
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  
本祖登進士第終官奉議知湘潭縣父師德宣

義部皆贈太師曾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  
公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知稟正學工文

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臨海尉大守  
蕭孫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屬辟公入幕府造朝改  
左宣敷部曹遷校書郎

高宗皇帝命御史中丞朱傳舉可御史者以公應書  
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  
恬戾為習以引去為高顯

天下正之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持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其罪數于於是明  
免公論黜之至於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  
培克吉州中臣魏行虛增留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  
官陳輝三傳之方皆為為部如雨淫之互市如七閩  
之鬻鹽如諸道之額買許身如淫漕之奪民權酷皆  
言其弊多所施行丁楚公是楚美表母盧墓哀動行  
路是表公直殿文階福建轉運使

孝宗 隆興二年也舊制之屬監官自為場其後戶  
計美人強而售之清以泥沙損其銖兩公復其舊小  
民大悅未凡名辯言於

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  
陛下以堯舜自期郡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曰自治  
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治外  
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用

上曰卿曩居言責論議誠確除祕書少監時 光

宗為恭王

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編備官執政

錢端禮私謂於公正色拒之會王府生 皇孫公請  
正其典禮端禮因是諫公

上知公不安相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  
郡老少逆其境曰吾一佛復來矣公儉以裕財用寬  
以撫軍民有骨肉之誼者陵以恩義有泣而去者  
獄三訟獄旦三獄嘗就道遇未凡得名御史李處金

沮之詔仍故宮違之比溪瀉悍方舟以濟每挑花水  
生隨綴隨裂民病涉焉公伐石為梁官費而民不與  
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  
提點刑獄見

上陳閩中利病回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太  
子待以師儒待施拜禮既至官下精意獻手寬者蘇  
集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與直之於是有司不敢怠  
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屢空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  
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昭蘇治最

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曾覲一再來見公竟不見  
聞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在庶子未几西  
掖為真無知學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郊祀恩應任  
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閣明官陳覺民超轉送郡防禦  
使近習寵大濶贈太師仍卑閣者儀同三司恩數叅  
知政事進憲憲文除實正致學士版旦張說為樞密  
罷政大尉在真官變查公封還詔書自掌 帝制訓

詞深厚有西漢風如蘇公軾贈大師詞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

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

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憲程升達後皆擢用 淳熙二年除明端殿學士簽樞院事公言於 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

和為戰於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原軍師補置偏裨者必樞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荆襄士夫勿私役民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師吳拱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堪為將辛棄疾平江西茶寇 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勤有功之州蕃部提邊吳玠奏庫彥盛失利之罪清州夷人擾邊楊彥奏田瑄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若文罪之何以勤 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靖州蠻既平率遂原綬及老幼文州羗既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叅知政事先是叅預龔茂良之政大抵慕魏相庶位承風多過于苛龔既去時宰席又虛公与李公彥穎同秉大政贊上以治尚忠厚諸路奏獻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藹如也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州青羗 寇降公降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草羗寇亦降公請詔撫之以勸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元軍師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折知常乃言鈞治衆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治軍有紀

上聞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固未可遽寵鈞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一十月除樞密事詔班級息札並視宰臣

上從客言武臣歲祠之負省公曰有戰功者杜用其力老而縻之可乎宰相趙鼎言北人歸附者 以負

外置之職宜令請吏部

上曰姑仍舊公贊曰

聖意即天意也惟又言宗室歲祿八百負宜罷公曰  
堯舜之族在乎尊禮之先脫骨肉之恩可乎柳冠  
陳頌頌張帥臣王佐請罷制諸軍公言莫若使合展  
其效冠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言薄

上即除左次對又言佐用流人馮湛有功請先釋其  
繫囚趙上其功又言軍志曰賞不踰時講趣左上諸  
軍功大效叢少軍師岳建壽初充職即鞭其偏裨十  
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未加而威先之請密賜  
訓敷薦陳濠仇健無華王世雄奇龐有謀

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暉敗專殺八盜池州守臣趙粹  
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當死公言其寬而正二人之  
罪廣西帥劉煇平妖賊李接 上問煇功孰与辛  
棄疾王佐公曰為如也乃昇煇集英殿脩撰七年詔  
王集起居不名劉煇冠平

上曰昔湯湯焚之力江漢黃冠湯力尤多至于賞罰

惟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于處事皆不及弼弼言昨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冕失律公請奪爵或流竄

上曰不已輕乎蓋從軍制公曰故事平內寇之功其賞半于平北虜之功罰亦宜然

上欣然曰朕聞弼言矍然有治乃命減死公執政七載多在樞廷凡選授中外將臣及邊方守臣各稱其職有<sub>所</sub>求思律從中出者皆執不行四方<sub>所</sub>陳軍務

鮮數千里外應之皆切中事机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朝野賢之望其為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朝士相賀曰此傳霖也時戶部言諸郡旱者口筆緡錢其繕八十餘萬

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于是公請發廩以賑兩淮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糶官粟以平畿甸之穀價于是富民無遺年貧者無遺暹民皆欣然若更生焉



先是丞相趙公桂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  
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  
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於是求去者留文次者迂蜀士乃安期 論以為  
盛德事有王淑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  
君既至而趙公去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  
為樞密都承旨怙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  
罪語甚切謂自古人主受謗鮮不由此

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冗  
官之散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 **不取** 祀  
任子減前郊之半 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  
吏多滯者語聞

上問又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日啟擬三人 上問  
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黃洽賀 上曰  
蜀帥得人矣 上喜以其語告公于是薦劉國瑞  
可風憲李昌國可敬曾趙汝愚可闕帥張杓可畿漕

上曰卿近日選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荐一士則  
譏興決一事則毀至非

聖主責臣以<sub>叙</sub>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克  
家之外公嘗從容 上誦言其賢九年九月己巳拜

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心輔政

上虛已信任士夫翕然歸重天下顛然望治公首以  
進賢報上為己任謂李椿之老成朱熹之練達可以  
寄民命

上使椿帥長沙素為浙東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  
萬輝之文學學可以侍經幄

上使輝為侍講丙為從官謂余端禮之精密曾達之  
風力可使 民曹謂葛邲之行誼熊克之文詞可使  
登法從又謂補館職之缺負以儲人材選治郡之高  
第以為郡官

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如京堂  
謝深甫鄭僑何澹素說友呂祖誼尤衰謝諤閻蒼舒

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升光宇文介謝  
師復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萬鄧駟陸九淵劉穎趙  
鞏嘗元宗吳燠陳仲諤詹曠周頡黃黼蔡戡林枏李  
壁鄭錡趙彥中豐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  
上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為郡守  
上曰王某長者一日

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 故  
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羨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  
重人金飲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德意審几  
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至故鄭丙議戊期至而  
不之官者必叢其禁令公請遵行之法林宗臣議私  
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書公謂長告訐之風鄧  
樾所改斗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捨或欲屈諸以從  
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士有求以免舉之  
息為世等之恩或謂公者止八人何必斬公曰八人  
得之則百人後之矣空官張去為請以己之官馳其

子公言其子以為違部法不應遷龔願以執政之客  
插官求諸鈐曹公言

聖世無近北門不可啟公之守法度受名器如此丹  
陽民有擅決湖水以溉田者張杓請重其罪公言民  
嘗請而官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  
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決食罪不至死左帑賚  
史受賂賂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  
德於是流一人耐三人獲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  
橫可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  
止殺夷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旦  
劉國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殺人者  
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  
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  
趙公維請祠公言人終實難亦未宜听右相梁公克  
衷告病求去公言持方盛夏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  
官之議使春擅而後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

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賤美名之寵士砥礪於風俗  
周極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言距弛之士緩急能出  
死力

上遂用為郡守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郡公  
言此等緩急有用

上即畀祠宮公之惜人才全始終如此版曹王佐言  
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四萬石

上疑其過於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濠言救荒多濫公  
言百姓其謂 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廩雖知

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行推排貧富升降之法公  
言聞更相糾舉其害甚大退謂同列曰吾輩見民疾  
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歲再校後  
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以校尉殿最州郡爭先鞭笞苛  
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  
歲之少釋一二道負之尤者罰之庶凡吏不急征民  
免苛政

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體宣德意如此 上嘗  
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  
為規 上嘗遣揚州彥使虜而虜酋不禮吾使因歎  
賢績之未據功以上策自洽為獻虜使魏正志朝賀  
不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

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脩  
以示敵公之審凡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

二皆盛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虜主歸朝  
三言言於 上曰虜之恃強未可知也或中

原豪傑起而圍之為吾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  
權將帥嚴守脩明斥候時與糧耳邊吏又言虜境擡  
紮其三巡行放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次暫輟一  
年

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何之益亦遣使郊勞  
乎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一彼使夫凡邊吏再書  
虜境有款果亦云然 二年三嘉公曰卿言於前

乃驗於今真廟謨矣時

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

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之隆者澤必侈其  
溥 上命公繇叢其典十三年正月朔

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  
行慶澤郡公百執進律增秩於是恩達於薦紳賢太  
學弟子負涇諸大常於是恩達於韋布矣虎賁材  
官飲賜餐錢於是恩達於盡籍位符矣敬老尊賢薄  
刑責已於是恩達於幽人山農海隅蒼生矣 公亦

與進兩秩增封邑公堅辭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  
矣而 上不听命可以從此逝矣三公祈上承  
相印綬歸里田章四上不許九月再請為祠官又不  
許進封魯國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

秋

高宗亦遊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虜遣使來賀生辰  
或謂上在哀疚既不受禮且辭其來公言維好已久  
驟辭其使未可也謂且除結之之餘議禮遣從之

上欲遂服令

皇太子叅決機務迺於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堂稟議翼日隨皇太子詣內殿進呈時公當軸寢久盡瘁夙夜重以趙魏國年高上思而國郵方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去年春高宗祔廟云乃上章旬祠見上面控其辭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觀文殿大學士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使鄉隣侍板輿之志也詔詩辭行拊勞再三退辭東宮慰諭周悉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歸里穉荳驩迎親故歆豔以為古人戲采畫繡公獨兼之公即日

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

上恩閔勞改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

孝宗卷勤

光宗嗣位

公以舊學首奉

明詔詢初政公荅

詔言極

切至大槩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而立政罔不在初



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寔魏國憂有 詔服除日降制  
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此痛極不如無生  
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脾疾親舊勸公曰此素食  
所致也喪有疾泔酒肉禮也盍強食從禮言未畢公  
一勸幾絕勸者乃止未几小愈間王人及門傳宣慰  
問且綏魏國以白金及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 命  
自草奏稱謝一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  
年亦然即命子弟執筆自占表章所致其任翼日夜  
漏下午刻薨於正寢實

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星實於里  
門遺表上聞

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遂以白金及帛疋兩各  
千令奏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洽襄事官其子  
孫七人卹典從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  
墓之北郭外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溫州  
瑞安縣紳之女累封某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

西京中嶽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  
京中嶽廟樞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攝脩職  
郎監西京中嶽廟樞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拭寄理  
將仕郎樸機樸皆先公卒一女適拔書郎姚穎孫男  
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肅然簡遠家人未嘗見其喜  
愠冲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每一飲  
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寤無歌舞在公退  
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令族子指與同飽温訓  
迪子孫不異己子士大夫客死必期其歸好賢惜才人  
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與不市私恩每有薦進  
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忌終不自明公相  
孝宗論曹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  
是時士大夫多言閹人不可用者公嘗薦一二  
上曰非閹人乎公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閹  
有童正厚呂息也之言曹公是蘇頌蔡襄乎必曰  
汪海多名也之言丁謂王欽若乎

上稱善自此聞士多效用云博士章隸論事狂直上  
議絀之公曰

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可  
賀也若絀之乃致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  
歸於下謗必歸於上

上悅穎復留有司言天長縣水毀七十餘家

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一日不可不  
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  
母矣

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  
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  
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  
粹溫而

上獨見其剛直揚已要譽者能之乎 隆興以來

稱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制書若干卷奏議若干卷  
說美十四三紙走二千里以具元樞之書來廬陵謁

萬里曰先生非先公故之 墓隧之碑未立先生  
而不為尚以誰誣萬里則按其諸子所作家傳及起  
居起即熊公 所作行狀撫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書之銘曰

皇矣

孝宗聖與天通英武剛明而相魯公

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  
落弗契方胡相逢同底於治聞諸晏嬰有同有和  
同罔可否知罔唯阿未聞衢室以俞廢咈面惟予從  
建為法獨維皇之剛用公落而維皇之英用公粹而  
皇武用公保大定功皇明用公海函地容 皇德增  
增皇功鏗：皇治其弘有類其成昔周之宣艾夜勤  
正暨烝未造鶴誨駒刺唐之文皇唐之成康其漸二  
五曾謂無荒

隆興之初闔門氣冲震是徽於強於安 淳熙之  
卷薄海至又會匪罔致竟三國幾何施臻茲維皇不  
疑維公不欺維幸不欺謂公五：兵勇功智名後有

思者言不來下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 門人 羅茂良校正

藏書集卷一百二十一